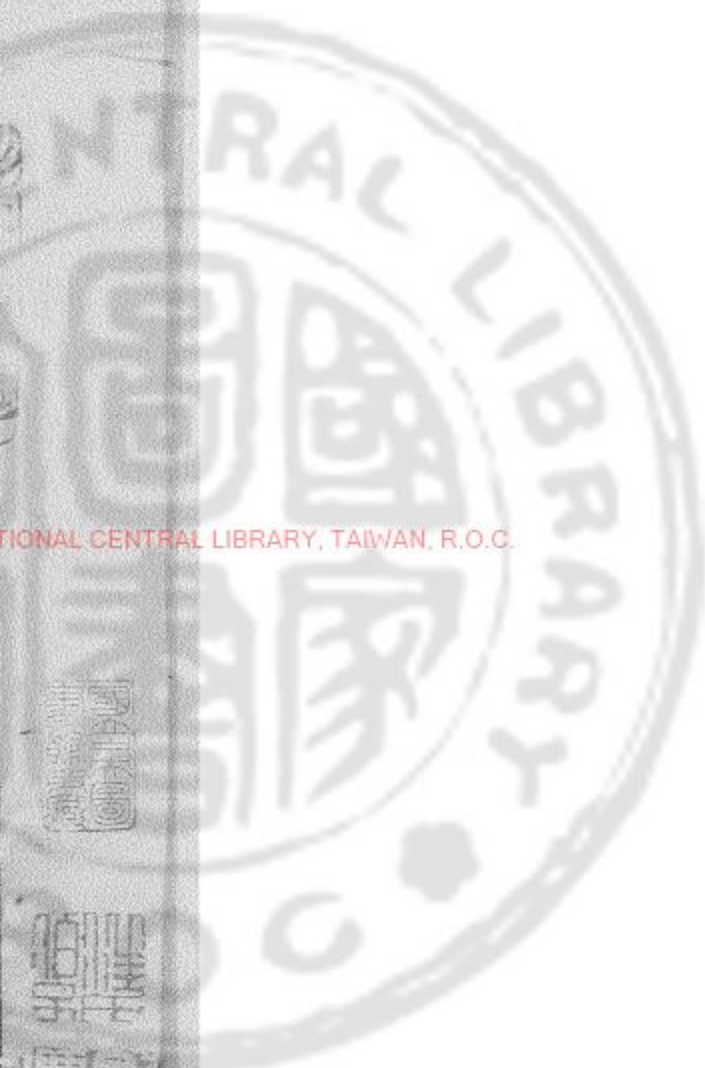


瀟湘錄

說畧十四

雜言十四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目朱書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上曰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送



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
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
棄焉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
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
中賣藥得錢卽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卽飲
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
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永日又或登高

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
便如一國也人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
宰輔也外具九竅卽群臣也故心病則內
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
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
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
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
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

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嘗樂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噉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

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竝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我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也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

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
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
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剗斷公事殿
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
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
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
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
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

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
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
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上殺害黎元
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
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
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業
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八
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

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
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
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
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
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
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
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
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

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
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
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
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
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
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
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

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

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闈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闈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

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闈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便民牧

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疋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

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
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
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
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
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
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
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

欲齧修己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
恠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齧我
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
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
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
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
贊半年其犬忽突入贊家口銜薛氏髻而
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

攜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贊家以告贊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贊患

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贊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畱

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群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旣入拜母後令群盜殺其薛贊家屬唯畱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李隱撰

守秘書省
校書郎

瀟湘錄

終